

阿尤喜

達·僧格著



阿 尤 喜

達·僧格著

色道爾吉譯

作家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阿尤喜

達·僧格著
色道爾吉譯

*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七號)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237)字數：57千

開本 31'' × 43'' $\frac{1}{32}$ 印張 3 $\frac{3}{16}$ 插頁 3

一九五五年八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八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00001—13000

定價(6) 0.35元

CAG 05/02



作 者 像

『我把這首詩根據你的意見修改了一遍，但總是不滿意。現在沒有時間再修改了，真不知道怎麼才好？』達西敦德格說。

『能够把自己親身經歷的事情這樣真實地描繪出來，就是一首很美的詩啊！』包里瑪說着，走到隔壁廚房裏端茶水去了。

達西敦德格注視着她的每一個動作，並且細心地觀察着這個獨身女子的舒適而潔淨的房間。

矮小的書桌上放着一個紫色石座上有隻黃鶯的台燈。這隻黃鶯瞪着牠綠色的眼睛，翹着彎彎的白嘴，好像听了達西敦德格和包里瑪兩人半個多小時的談話，有些不耐煩似的。這是一個多麼好看的台燈啊！燈前有一疊灰皮子的學生用的薄薄的默寫本。達西敦德格心裏想：『這些孩子們不久就將升入大學，成為有才能的人，為自己的祖國服務；他們真是多麼幸福呵！』他那和翁基河水一樣晶亮的兩隻黑眼睛裏，閃耀着喜悅的光輝。

西面牆壁上，掛着照耀蒙古人民幸福道路的卓越領袖喬巴山同志的像，鑲着金色花邊的美麗的鏡框。蒙古人民無比地熱愛着自己的祖國和自由幸福的生活，喬巴山同志，是爲祖國、爲自由及幸福而犧牲自己生命的英雄祖先們的偉大精神的最好的繼承者，而且徹底完成了先人們所沒有完成的事業的優秀的人物。所以，無論是過去的、現在的、或將來的蒙古人民，都熱愛這位戰勝黑暗，締造幸福的偉大領袖——喬巴山元帥。

達西敦德格日不轉睛地望着這位偉大元帥的廣闊的前額、寬大的胸膛和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他从椅子上站了起來，整理了一下軍服，嚴肅地站在像片的跟前，好像是在說：『元帥，戰爭結束以後，我做什麼呢？准許我進通訊學校嗎？我是一個黨員，在和平時期應該做什麼呢？我向您請示，要做什麼才好呢？』他這樣凝視着出神的時候，听到了走近來的包里瑪的脚步聲，就迅速地回到原來的椅子上坐下。

這個房間很寬敞，新漆的黃色地板閃着光，天花板非常潔淨，窗子的玻璃上也一點灰塵都沒有。桌子上和窗台上，有淺藍色的、白的、黃的、紅的、粉紅的和藍色的花蕾，比那已開放的花朵還要鮮艷芬芳。這些花蕾，好像爲了獲得獨立自由的蒙古的一個普通婦女的幸福生活而在向着太陽歡笑。

在喬巴山元帥像下面掛着的一件東西，又引起了他的注意。那是一幅漆黑的緞

子，上面用雪白的絲線繡着一個可愛的蒙古孩子，伸出了小手臂，要捕捉一隻展開了翅膀，意欲飛去的雛鵝。這一定是包里瑪親手刺繡的。她想像着同阿尤喜結婚以後，能有一個這樣美麗的孩子。多麼可愛的小寶貝啊！大大的黑眼睛，蘋果般的紅臉蛋；如果他倆真的有了這樣好看的孩子，我真要把他抱起來親吻他。這孩子太像阿尤喜了，和阿尤喜小的時候一模一樣。

包里瑪走了進來。

『請原諒，祇顧了談話沒有招待你。』她說着，在達西敦德格前面的桌子上，擺上了許多菜餚和果子酒。

包里瑪在鑲着銀托的木碗裏倒滿了奶油茶，遞給了達西敦德格，然後又給自己倒了一碗。她拿來一把椅子坐在達西敦德格的對面，喝着茶說道：

『請你給我講講前綫的新聞吧！』

『新聞是挺多的，可是，真不知從哪兒講起。』

『那麼就从头講起吧！』

『好，就从头講起吧。那天，我按照通訊員的慣例，去接班收听早晨的新聞。我開了收音機，就听到：「注意！注意！波長一三七二零千週，五十二點五公尺。」在這同

時，城裏的播音網也在廣播。

『今天是星期四，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烏蘭巴托時間七點正。』收音機裏响着一位熟悉的女廣播員的清脆的聲音，接着就响起了歡樂而動听的祖國進行曲。』

『你講得真好！』

『不，包里瑪。關於宣戰那時候的情形……我突然想起了一位記者寫的一篇文章，我簡直是在照着它背誦了。』

『接着呢？』

『接着很快地就听到了我國政府對日本宣戰的宣言。這時候，我們全軍將士接受了任務，召開了軍官會議。後來又通知說喬巴山元帥要講演。全軍馬上都在收音機前面集合了。』

『那天，空中沒有一片浮雲，是個晴朗的日子。不知爲了什麼，元帥的講演還沒有開始，人們都在窺窺耳語。』

『但是當廣播員讓大家「肅靜」的時候，就如同遼闊的原野上沒有一個人一樣，剎那間變得寂靜無聲了，真叫人難以相信這裏集合着這樣龐大的隊伍。』

『那時候，草原上馬蜂的嗡嗡聲，蚱蜢的喳喳聲，以及我們團長的手錶的走動聲，

都能清晰地聽到。你想想，這該有多麼靜啊！

『元帥的講演開始了。元帥的話說得很清楚，响亮而有力。我們都掏出本子來，一句一句地記錄着。』

『元帥講道：「我号召我們人民革命軍的戰士們、指揮員們以及將領們，爲了全體蒙古人民的利益，爲了我們正義的事業，爲了自由幸福的祖國而英勇地戰鬥！」』他還講道：「我号召你們，在戰鬥中成爲我們自由独立的祖國的優秀兒子。」這些話，直到今天，還深深地刻在我的心裏。

『元帥的講演結束以後，我看到那些多年來生活在一起，相處得如同親兄弟一般的人們，都好像變成了另外一個人：那些平日活潑、明朗的人都變得沉默而又嚴肅，那些平日沉着、拘謹的人却變得靈敏活躍起來。』

『不久，召集了黨、團的會議，接着又集全軍，傳達了我團的戰鬥任務。』

『副政治委員報告完了之後，從阿尤喜開始，有幾個人也上台講了很多動人的話。』

『包里瑪，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還有講台，你不要驚奇。軍人真是了不起！雖然我們是在遼闊的草原上行軍，但还是能够維持正常的生活狀態，我們把兩輛運輸汽車併在一起，湊成了一個很好的講台。』

『接着呢？』

『接着，我們就向着查幹鄂博廟出發了。無論休息、宿營，每個人都把他所攜帶的東西準備齊整，大家都很緊張、細心。

『那時候，每天都有幾十個人寫了申請書，要求入党、入團。僅僅兩天的功夫，就有七、八十人參加了黨和團。

『包里瑪，你是明白事理的人，一定能體會得到的吧？我不會把同志們的動人事蹟很好地介紹出來，祇能說是如何如何的好，比起事實來真是相差太遠了！

『你以為咱們的人都是些怎樣的人呢？真是了不起，了不起的人！』

『我明白，講下去吧，達西敦德格！』

『我們就這樣按着計劃，沒有化費多大的代價便勝利地解放了查幹鄂博廟、化德和張北等縣城。

『戰爭剛開始的時候，我們考慮到：在沒膝的泥濘中行軍，不可避免地會遇到很多困難；也許連一兩小時的睡眠都不可能得到，並且不能按時用茶吃飯；越是想這些就會越是覺得艱難而忍受不下去。可是，真正到了緊急的關頭，不要說疲勞，就連死亡也都不在意了。我們的人就這樣克服着困難前進，不停地前進。

『我爲了有通訊聯絡的任務就匆忙地返回來了。』

『你什麼時候再回前綫去？』

『今天十九點鐘就動身。』

『阿尤喜好吧？』

『好，好！咱們的阿尤喜好着呢。他要我把這封信交給你，他說還要你的回信。』

他說着，年輕的臉上泛起微笑，掏出了阿尤喜的信。

包里瑪仔細地、反覆地看了信封上的幾個字，就急忙地將信拆開。

這西敦德格仔細地觀察着她，想從這個年輕姑娘鮮艷的臉上的表情變化中，去推測阿尤喜信裏的內容。他看到，愛人的話語已經燃起了她青春的火焰；她無法再掩飾她內心裏的愛情，她整個的心靈都浸沉在信中美好的字句裏了。

在包里瑪的眼睛裏，那些在行軍途中用鉛筆寫的潦草的字跡已經變得模糊不清了，她看到的只是在遠方行軍作戰的親愛的阿尤喜，他的英俊的臉和溫存的舉止……。

她確信，再過幾天他們就能見面，戰爭一結束他們就結婚；未來的幸福生活已經歷歷如在眼前。

她把信裝回信封裏，她溫柔地孩子般地笑了，她那漂亮的白嫩的臉顯得更加光輝，

更加美麗，更加丰滿了。

他寫的是什麼甜蜜寶貴的話語，使得她那柔嫩的兩頰變得緋紅了呢？使得她那戴着鑲寶石的金戒指的白皙的手顫動着呢？

她用一種困惑的、少女的害羞目光望了望達西敦德格。坐在對面的達西敦德格却羞得比包里瑪還厲害。他手足無措地低着頭，端起面前的茶碗，急急地喝了下去。

包里瑪站了起來，手裏拿着信，又看了達西敦德格一眼，回頭望望隔壁的房間，聲音有些哽塞地說：

『達西敦德格，你能稍微等我一會兒嗎？』她沒有等他回答，就匆忙地跑到她的寢室裏去了。

達西敦德格驚訝地嘆了一口氣，他想：『戰爭並不見得是那樣艱苦的事，阿尤喜究竟寫了些什麼呢？戰爭很快就會結束，戰勝了敵人就可以凱旋歸來，在這短短的日子裏，何必給這個少女增加痛苦呢？』

『我太傻，我深深地愛上了她，追求了她好幾個月，但她不瞭解我的心，不理睬我，不愛我；她祇不過沒有對我表示惡感而已。』阿尤喜常說這樣的話。也許他過於急躁，寫了傷害包里瑪的話了吧！否則爲什麼她会這樣激動呢？難道包里瑪會覺得害臊，

躲到別處去哭了嗎？」

等了兩分鐘——三分鐘——已經五分鐘了，一點動靜都沒有。達西敦德格困惑地望着窗外。

蒙古戈壁草原上的秋天，陽光強烈地照着，天上沒有一朵雲彩。那邊是熟悉的營房，不久以前還是鬧騰騰的，現在却變得那麼淒涼。雖然偶而可以看見一兩個人，但是再也看不到一個過去共同生活過的熟悉的朋友了。他們現在都在遠方浴血戰鬥。爲了肅清仇視蒙古人民自由幸福生活的、企圖強佔蒙古富庶繁榮土地的帝國主義侵略者，爲了保衛自己的祖國，爲了解放深受帝國主義壓迫的兄弟般的中國蒙、漢各族人民，他們勇敢地投入了戰鬥。

寢室的門忽然輕輕地開了。淺綠色的門簾一閃，包里瑪走了進來。她的頭髮有些蓬亂，臉色很嚴肅，動作也顯得遲緩了。

『請原諒，達西敦德格！阿尤喜的好朋友，你不會笑話我吧！無限的熱愛，深重的悲痛，無論什麼人都会遇到的，那是人生的規律。現在我告訴你，我是愛阿尤喜的，我不會讓他失望。』

包里瑪用她那滿含着愛的淚珠的明亮的黑眼睛望着達西敦德格，好像在說：『爲了

我們國家是尊重婦女的緣故，不要笑話我吧！」

達西敦德格深深地嘆了一口氣，表示對她的同情。

他們又談了一刻鐘。包里瑪坐到那堆疊着書籍的書桌旁，開始平靜地寫她的回信。

「……達西敦德格，請你把它交給阿尤喜吧！告訴他，等到他遇到了生活中最艱難的關頭的時候再看這封信。如果遇不到這種情況，那麼叫他等到戰爭結束以後再看吧！」
同信一起，她还交給他一小包禮品。

「願你好好地生活吧！阿尤喜和我不久就會回來的。」達西敦德格說。包里瑪站了起來，斟滿了一盃酒說：

「我的阿尤喜，和你，阿尤喜的朋友，以及其他諸位同志，全體人民革命軍——喬巴山的英雄部隊！祝你們消滅敵人，得到榮譽和勝利凱旋歸來！」

從這一位普通的女教員——包里瑪的內心深處說出來的這幾句話，和玻璃盃裏用蒙古出產的甜美果子釀製的美酒，激動了即將返回到殘酷的戰場上去的達西敦德格的心靈。

在通往張家口的寬廣的大路上，有三輛車子在行駛着。

在這條大路上，過去曾有許多蒙古腳夫，經常趕着長長的牛車行列，爲外國商人運貨。在過去的日子，這些腳夫在趕路的時候，總是緊盯着第一頭犍牛的緩慢沉重的步伐，一面細听着最後一輛車的鈴聲；可是僱腳的主人對他們却是不信任的。

僱腳的主人都是不常騎馬的外國商人。他們在馬背上疲倦地抱着鞍轡打盹。祇有牛車的木頭車軸像對腳夫表示同情似地發出軋軋的悲哀的聲音。那是多麼令人心酸的路程呵！

幾百年來，蒙古人民的千百万頭牲畜、皮毛、金銀和各种各樣的財富，經過那些狡猾的商人們的手，像河水般地順着這條大路流出去了。這條寬廣平坦的大路是用蒙古的忠實勞動者的汗水和眼淚鋪成的；在這條大路上，也洒遍了我們無數愛國先烈們的鮮血！

剛才走過這條大路的三輛車子，不是二十年前大盛魁來廉價收購原料的大車，也不是拉着那些蒙古王公償還外國商人債款的大車，也不是趕集的駱駝車，而是蒙古人民革命軍的一支精銳偵察部隊的裝甲車。

● 大盛魁，漢商商名，乾隆時進入外蒙，至滿清末年幾乎壟斷了外蒙古的貿易。

坐在裝甲車裏的是我們獨立的蒙古人民共和國的英勇偵察員們。他們爲了撲滅法西斯的兇焰，爲着全世界的和平而勇敢地戰鬥着。這僅僅是我們部隊中的一小部分，正爲了解放自己的親兄弟——內蒙古的人民而進行着正義的戰鬥行軍。

裝甲車停下了，六個偵察員下了車步行着。這時候大約已經是黎明時分了。天空中看不到閃爍的星星和殘缺的月亮，周圍一团漆黑。

秋雨淅淅瀝瀝地下着，天空好像在哭泣；一羣被驚的鳥兒突然从戰士們腳邊飛向空中。

『陌生的道路是危險的，陌生的人是冷酷的。』這句俗話說得很對。確實，在這寂靜的陌生的大路上，彷彿黑暗中有什麼東西在窺探着，很是恐怖。但是，偵察員們不以爲意地兩人一組，分開三路繼續前進。

一個寬胸膛、高個子的通訊員背後揹着一捆電綫，綫軸像車輪似地轉動着。這是達西敦德格，他一邊邁着大步，跟在阿尤喜後面走着，一邊在沉思：『奇怪，事情真是奇怪，當我們剛剛準備出發的時候，我的哥哥來看我，就像已經預料到了似的……』

前天晚上，他因爲準備要出去偵察而興奮得一晚沒有睡好覺。他在黯淡的燭光下讀了幾本袖珍本的短篇小說。這時候，他讀過的斯塔夫斯基寫的通訊員一書的故事便在他

的腦子裏浮現出來。他覺得，如果能够做一個像米庫諾夫那樣的通訊員，就無愧於心了。

他又想起了另外一本書上的故事。那是一個被敵軍包圍了的部隊裏的通訊員，他在接上被打斷了的電綫的時候受了傷，他就把電綫的兩頭咬在嘴裏勇敢地犧牲了。被包圍的部隊因此和主力取得了聯繫，突破了敵人的封鎖。這些值得誇耀的英雄事跡使他很是讚嘆。

無論是在和平或者戰爭的時候，通訊工作總是具有重要的意義的，而且也需要有一定的技術修養。他這樣沉入在幻想中走着，突然在一個小丘上跌倒了。他像害臊了的孩子似的，急忙站起來，走了幾步，可是因為太黑暗了，他又跌倒在另外一個小小的沙丘上。

於是，他又想起了自己的故鄉，前杭愛的道勞台大平原，那是多麼遼闊而平坦的地方呵！想到這裏，他的心上又浮現出最近收到的一封信裏的語句：『戰爭結束後，趕快就回來吧！我有許多許多的話要對你講。我是多麼想念你呵！……』這是一個女人用她那清秀的字跡所表露的珍貴的心情。他無意地嘆了一口氣，又驕傲地抬起頭來深深地呼吸着黎明的新鮮空氣。

達西敦德格因為心裏想着事情，步子自然就緩慢起來，已經落在同志的後面了。但他又謹慎地追上了自己的同志，他想說：

『阿尤喜，我們抽一支煙吧！』但是他又打消了這種念头，沒有說出來。他想：